

# 宋孝宗与文学

赵 润 金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文学研究对宋孝宗缺乏关注,实际上他对宋代文学有着重大影响。他起用主战派发动北伐而他的诗歌以抒发昂扬的斗志为特色。他提倡读苏轼作品,使读书的范围突破了宋太祖强调的经史两部。他崇尚道学,召张栻与朱熹侍经筵讲习儒家经典,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孝宗朝的戏剧和话本小说已经相当兴盛,而他对这些新兴的市民艺术不予关注。

[关键词] 宋孝宗; 诗风; 苏轼; 道学; 戏剧; 话本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5-0097-05

宋孝宗赵昚(1127~1194),字元永,秀王偁子,生于秀州。初名伯琮,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立为皇太子,改今名今字。同年,即皇帝位。建元隆兴、乾道、淳熙,在位 27 年。宋孝宗在位期间的文化高度繁荣,号称“小元祐”。目前对宋孝宗与文学方面的研究非常缺乏,仔细研究后发现,宋孝宗对宋代文体文风有着重大影响。

## 一 宋孝宗诗风

《全宋诗·孝宗诗》以《周文忠集》等书所辑为 1 卷 38 首 3 句。题材主要是两类:一是题画诗,二是战斗诗。

宋孝宗题画诗如七言绝句组诗《题习光胤画册》中《双飞蛱蝶图》:“尚有红妆来拾翠,无端蝴蝶斗飞来。”<sup>[1] 26869</sup>《五羊图》:“苏武还朝典属国,一时高爵岂庸人。”<sup>[1] 26869</sup>《葵石图》:“中央正色殊堪重,况复丹心向太阳。”<sup>[1] 26869</sup>这类诗歌为皇族中常见的题材,如徽宗七言绝句组诗《题院画册》中《修竹士女图》:“莫向东风倚修竹,翠衫衫得几多寒。”<sup>[1] 17075</sup>《荷花士女图》:“临池试展凌波步,只恐红莲妬艳妆。”<sup>[1] 17075</sup>又如高宗七言绝句组诗《题丹桂画扇赐从臣》其一:“好向烟霄承雨露,丹心一一为君开。”<sup>[1] 22215</sup>其二:“秋入幽丛桂影团,香深粟粟照林丹。”<sup>[1] 22215</sup>

宋代皇族倡导文艺之风,促进绘画与诗歌的融合,这在他们的诗歌中屡见不鲜。因此孝宗的题画诗不能脱颖而出,而战斗诗则显示出了特色,自太宗开辟升平诗风以后,皇族中就缺乏有关战斗的篇章。孝宗的战斗诗虽然为数不多,但能令人面目一新。孝宗在史论中被誉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首。”<sup>[2] 3册,692</sup>他即位后有志于恢复,起用主战派发动北伐。与此相称,他的诗歌以抒发昂扬的斗志为特色,展示出了皇族中少有的雄心抱负,别具一格。

孝宗即位后对高宗的路线作了调整。《宋史》卷 33《孝

宗一》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戊申,“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sup>[2] 3册,618</sup>隆兴元年(1163)二月壬戌,“用史浩策,以布衣李信甫为兵部员外郎,赍蜡书问道往中原,招豪杰之据有州郡者,许以封王世袭。”<sup>[2] 3册,621</sup>孝宗起用主战派发动北伐,在战争的前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是在战争后期局势发生了变化。隆兴元年(1163)五月甲申,“李显忠、邵宏渊军大溃于符离。”<sup>[2] 3册,623</sup>符离兵败使北伐受挫,无法改变宋金对峙的局面。对此孝宗于隆兴元年(1163)十二月丙申制云:“寻澶渊盟誓之信,仿大辽书题之仪,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sup>[2] 3册,630</sup>客观地来看,虽然孝宗北伐的最终结果没有恢复中原,但是还是取得了一些胜利,在与金的隆兴和议上获得了一些权益,这是其他南宋帝王所无法企及的。史论称孝宗“卓然为南渡诸帝之首”<sup>[2] 3册,692</sup>并非虚言。与孝宗的恢复理想相应,他的诗歌中有一些战斗诗,确切地说是北伐的篇章,如七言绝句《题金山》:“狂虏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sup>[1] 26864</sup>五言古体诗《新晴有感》:“神州应未远,当继沛中歌。”<sup>[1] 26864</sup>杂言古体诗《新秋雨过述怀》:“平生雄武心,览镜朱颜在。”<sup>[1] 26865</sup>

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对孝宗的这类作品予以热情地歌颂:

今上皇帝以英睿之资,宸文圣作,涣然超卓。方居王邸时,从太上皇帝视师江左,经由京口,题诗金山曰:“屹然山立枕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虏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辞壮而旨深,已包不战而屈人兵之意矣。

今上皇帝躬受内禅,践阼以来,未尝一日暂忘中兴之图,每形於诗辞。如《新秋雨过述怀》有曰:“平生雄武心,览镜朱颜在。岂惜常忧勤,规模须广大。”如《春晴有感》曰:“春风归草木,晓日丽山河。物滞欣逢泰,时丰自此多。神州应未远,当继沛中歌。”观此则规恢之志大矣。<sup>[3] 上册,164</sup>

[收稿日期] 2010-06-29

[作者简介] 赵润金(1974-),男,湖南衡山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博士。

孝宗的战斗篇章在体式上以古体较多,古体诗是孝宗所擅长的,如杂言古体诗《冷泉堂》“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岩万壑藏云烟。上有峥嵘倚空之翠岭,下有潺湲漱玉之飞泉。”<sup>[11] 268</sup>他所推崇的诗人是李白,《宋诗钞·剑南诗钞序》云:“孝宗尝问周曰必大:‘今诗人亦有如唐李白者乎?’必大以游对,人因呼为小太白。”<sup>[4] 册, 181</sup>李白的古体诗无疑影响了孝宗的创作。

孝宗的诗歌抒情不够含蓄,如五古《新秋雨过述怀》云:“平生雄武心,览镜朱颜在”<sup>[11] 268</sup>等。正如徐学夷在《诗源辨体·后集》卷一中所说:“宋人五七言古,……快心露骨。”<sup>[5] 376</sup>而且缺乏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因为与金国很快达成了隆兴和议,所以孝宗本人一生并没有亲自领兵出征过,实际上他对战争情景是陌生的。但是比起太宗来,他又是有突破的,太宗一生亲自领兵出征多次包括两次御驾亲征伐契丹,而流传下来的560首诗中没有一篇描写了战斗场面或抒发战斗豪情。相比之下,孝宗的诗篇展示出了皇族中少有的雄心抱负,较有特色。但是这类作品数量并不多,这与北伐的时间太短有关,前后不到一年。孝宗无法改变皇族重文轻武的祖宗家法,无法改变宋金对峙的局面,他文治有余,武功不足,在位期间广征图书,修《中兴馆阁目录》,重视道学,发展文化事业,虽然孝宗七言律诗《游玉津园赐皇太子以下官》云:“文武从来资并用,酒余端有侍臣篇。”<sup>[11] 268</sup>在文武并用当中,孝宗还是侧重于文,执行的是皇族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因此他的战斗诗篇不多就不难理解了。

## 二 宋孝宗与苏轼作品的传播

宋代皇族倡导读书,宋孝宗就兴起一股读书热。孝宗诗说:“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sup>[11] 267</sup>孝宗提倡的读书与一般的皇族提倡的读书有不同。宋代皇族倡导读书的目的如《宋史》卷一《太祖一》建隆三年(962)二月壬午对待臣们说是“通治道。”<sup>[2] 册, 11</sup>与此相应读书的范围是在经史两部,如《宋史》卷三《太祖三》云:

晚好读书,尝读二典,叹曰:‘尧、舜之罪四凶,止从投窜,何近代法网之密乎!’谓宰相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若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闻奏,付刑部覆视之。’遂著为令。<sup>[2] 册, 30</sup>

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开宝元年(968)四月丙子,“上好读书,每遣使取书史馆,多逊预戒吏令遽白所取书目,多逊必通夕阅览以待问。”<sup>[6] 册, 201-202</sup>《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5绍兴十六年(1146)十一月庚午,“上曰:‘当日行诗赋为士人不读史;今若尚用诗赋士人不读经。大抵读书当以经义为先,所论宜令礼部看详以闻。’”<sup>[7] 2519</sup>

而孝宗提倡读苏轼作品,使读书的范围突破了经史两部,包括大量文学作品。苏轼的作品既有非文学作品,又有文学作品。非文学作品如《御试制科策》,对于自己的科程文章,苏轼是不满意的。《苏轼全集》文集卷49《答刘巨济书》云:“仆老拙百无堪,向在科场时,不得已作应用文,不幸为人传写,深可羞愧,以此得虚名。”<sup>[8] 下册, 166</sup>苏轼本人的追求体现在《苏轼全集》文集卷66《论文》:

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sup>[8] 下册, 2100</sup>

以及《苏轼全集》文集卷49《与谢民师推官书》: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sup>[8] 下册, 1652</sup>

“随物赋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辞达”才是苏轼的追求。苏轼的文学作品如《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游金山寺》、《水调歌头》等等实践了苏轼的追求,不同于科程文章等功利性作品,有自身独特的审美价值,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值得学习。但是苏轼的这些文学作品在徽宗朝禁止传播,《宋史》卷19《徽宗一》建中崇宁二年(1103)四月乙亥云:“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sup>[2] 册, 367</sup>这不利于传播苏轼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孝宗则在传播苏轼优秀的文学作品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宋史》卷34《孝宗二》九年二月丁亥,“特赠苏轼为太师”<sup>[2] 册, 665</sup>。孝宗喜爱苏轼作品,他于乾道九年(1173)下《苏文忠赠太师制》盛赞苏轼,说:“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sup>[9] 235册, 161</sup>诏书由词臣撰写,用了许多美妙动人的言语,杨万里《诚斋诗话》云:

黄仲秉摄西掖,行东坡赠太师谥文忠词云:“朕考百年治乱之原,识诸老忠邪之辨;惟小人无所忌惮使君子至于困穷。”又云:“某日无全牛,意空凡马。道不行而言立,身愈退而名高。”又云:“言之尚至于叹嗟,闻者亦为之兴起。”<sup>[3] 上册, 156</sup>

由于孝宗的推动,苏轼作品迅速得到了推广。罗大经《鹤林玉露》卷9《二苏》云:“孝宗最重大苏之文,御制序赞,特赠太师,学生翕然诵读。所谓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盖纪实也。”<sup>[10] 87册, 1394</sup>家有眉山之书”虽然夸大其词,但是也的确说明了因为孝宗的提倡使得阅读苏轼作品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据《宋人别集叙录》<sup>[11] 上册, 401-468</sup>可知苏轼作品在南宋中期有四个集子,为现存宋人别集之最,分别是《东坡集》、《王状元集注东坡诗》、《东坡先生诗》、《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其中《东坡集》在孝宗时,就有孝宗时刊大字本、孝宗时刊小字本、孝宗时刊二十字本三种版本。孝宗还向大臣推荐好的注释本,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云:

今上帝帝尤爱其文。梁丞相叔子,乾道初任掖垣兼讲席,一日,内中宿直召对,上因论文,问曰:“近有赵夔等注轼诗甚详,卿见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见。”上曰:“朕有之。”命内侍取以示之。<sup>[3] 上册, 171</sup>

可见因为孝宗的提倡而使苏轼作品得到广泛诵读,对弘扬优秀文学作品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 三 宋孝宗与经筵讲议

宋孝宗在位期间崇尚道学,他召道学大师张栻与朱熹侍经筵讲议儒家经典。经筵讲议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兴旺起

来。

宋人有意识地整理经筵讲义,主要出现在南宋,如《宋史》卷 470《杜范传》云:“嘉定元年举进士,调金坛尉,再调婺州司法。……其所著述,有古律诗歌词五卷,杂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进故事》五卷,《经筵讲义》三卷。”<sup>[2] 3册, 1227-1228</sup>《宋史》卷 437《真德秀传》云:“登庆元五年进士第,授南剑州判官。……所著《西山甲乙稿》、《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端平庙议》、《翰林词草四六》、《献忠集》、《江东救荒录》、《清源杂志》、《星沙集志》。”<sup>[2] 3册, 1297-1298</sup>宋人的经筵讲义较多出现在理宗朝,与道学的官方地位确立有关。《宋史》卷 429《朱熹传》云:“淳祐元年正月,上视学,手诏以周、张、二程及熹从祀孔子庙。”<sup>[2] 3册, 1276</sup>理宗于宝庆三年(1227)正月十九日下《朱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诏》云:“朕每观朱熹《论语》、《中庸》、《大学》、《孟子》注释,发挥圣贤之蕴,羽翼斯文,有补治道。”<sup>[9] 345册, 98</sup>道学的地位在理宗朝得到了皇帝的确立,因此经筵讲义在理宗朝已经是达到了顶峰。

但是经筵讲义在孝宗朝是道学的迅速上升时期,这是道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如周密在《癸辛杂记》续集卷下《道学》说:“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sup>[10] 345册, 47</sup>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道学兴废》说:“乾道淳熙间,二人(张栻与朱熹)相往来,复以道学为己任。……南轩侍经筵不久而去,晦庵屡召不起,上贤之。”<sup>[10] 2册, 39-40</sup>《宋史》卷 429《朱熹传》云:

孝宗即位,诏求直言,熹上封事言:“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举,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风诵文辞,吟咏情性,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夫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究圣贤之经训。<sup>[2] 3册, 1275-1276</sup>

《宋史》卷 429《张栻传》云:

时孝宗新即位,浚起谪籍,开府治戎,参佐皆极一时之选。栻时以少年,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间以军事入奏,因进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无使其或少息,则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异其言,于是遂定君臣之契。……兼侍讲,除左司员外郎。讲《诗葛覃》,进说:“治生于敬畏,乱起于骄淫。使为国者每念稼穡之劳,而其后妃不忘织紵之事,则心不存者寡矣。”<sup>[2] 3册, 1270-1273</sup>

孝宗请道学大师张栻与朱熹侍经筵,于是经筵讲义开始活跃起来,直到理宗朝达到高峰。经筵讲义较一般的儒学讲义有区别,因为它是给帝王侍讲,所以语气十分严谨不及一

般讲义活泼。如朱熹《晦庵集》卷 15《经筵讲义》中有关《大学》的讲义多有“臣尝窃谓……惟圣明之留意”<sup>[12] 114册, 250-251</sup>等严肃的话语而无师生对话,而对照朱熹《四书或问》卷 1 中有关《大学》的讲义就发现常有师生对话,如“或问:‘大学之道理,吾子以大人之学,何也?’曰:‘此对小子之学言之也’”<sup>[12] 197册, 217</sup>。师生问答以阐发义理,语气较活泼。经筵讲义为孝宗朝兴旺起来的体例,该体例只有《南宋文范》中才有著录,该书卷 26 收经筵讲义 1 卷 2 篇,1 篇为张栻作品,侍讲《诗经》中的二南<sup>[13] 上册, 304-305</sup>; 1 篇为文天祥作品,侍讲《周易》中贲卦<sup>[13] 上册, 305</sup>。而《文选》、《唐文粹》、《元文类》、《明文衡》、《文章辨体》、《文体别辨》等都不见著录该体。客观地说,此体虽然少有文学价值,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也不应该忽视。

#### 四 宋孝宗与戏剧

宋代皇族奉行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国家承平日久,社会经济发展,文娱活动繁荣。作为当时新兴艺术样式的戏剧如宋杂剧也有了长足发展。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云:“伎巧则惊人耳目。”<sup>[14] 4</sup>就是指这些新兴的艺术令人耳目一新。宋代戏剧开始繁荣的时间在徽宗朝后期,如卷 5“京瓦伎艺”云:“崇、观以来,……每遇内宴前一月,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习队舞,作乐杂剧节次。”<sup>[14] 132-133</sup>

孝宗朝的戏剧已经相当兴盛,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御用演员,对于这个演员阵容,《武林旧事》卷 4“乾淳教坊乐部”作了非常详细的记录:

杂剧色:

德寿宫:

刘景长使臣、王喜保义郎头,名都管使臣,又名公谨,号玩隐老人、茆山重茅牙头、盖门贵、盖门庆末、侯谅侯大头,次末、张顺、曹辛、宋兴燕子头、李泉现引兼舞三台。

衙前:

龚士美使臣都管、刘恩深都管、陈嘉祥节级、吴兴祐德寿宫引兼舞三台、吴斌、金彦升管干教头、王青、孙子贵引、潘浪贤引兼末部头、王赐恩引、胡庆全蜡烛头、周泰次、郭名显引、宋定次德寿宫蚌蛤头、刘信副部头、成贵副、陈烟息副大口、王侯喜副、孙子昌副末节级、焦金色、杨名高末、宋昌荣副,欢喜头<sup>[15] 109</sup>。

乾淳指乾道(1165~1173)和淳熙(1174~1189),是孝宗的第二、三个年号。关于德寿宫,《宋史》卷 32《高宗九》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云:“戊辰,名新宫曰德寿。……丙子,诏皇太子即皇帝位。帝称太上皇帝,退处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sup>[2] 61</sup>周密《武林旧事》卷四“故都宫殿”:“德寿宫孝宗奉亲之所”<sup>[15] 107</sup>。根据乾淳和德寿宫可知此时高宗已经退位而由孝宗执政,这个时期是宋朝的第二个鼎盛时期,《武林旧事》序云:“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亲,古昔所无。一时声名文物之盛,号‘小元祐’”<sup>[15] 1</sup>。这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都与元祐相提并论。乾淳年间的宋代戏剧达到了高峰,《武林旧事》卷 4“乾淳教坊乐部”中规模空前的杂剧演员表的出现就是标志,此前的文献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后世也罕有此阵容。宋孝宗朝杂剧已经相当完备了,这

可以从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中印证：“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sup>[10]</sup>续编240册，270。《武林旧事》卷4“乾淳教坊乐部”杂剧三甲：“潘浪贤一甲五人：戏头孙子贵、引戏郭名显、次净周泰、副末成贵。”<sup>[15]</sup><sup>117</sup>两者在人数、角色方面基本一致，充分说明了孝宗朝杂剧已经定型。遗憾的是因为孝宗忽视这些御用演员，所以关于这些演员的生平事迹罕有记载，而元代钟嗣成《录鬼簿》则对元代戏剧演员的生平事迹有介绍，如卷上云：“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sup>[16]</sup><sup>8</sup>卷下云：“沈和甫，钱塘人，能辞翰，善谈谑，天性风流，兼明音律，以南北词调和腔自和甫始。如《潇湘八景》、《欢喜冤家》等，极为工巧，后居江县卒。江西称为蛮子汉卿。”<sup>[16]</sup><sup>33</sup>明代皇族更是重视杂剧。皇子朱权创作了《中流子独步大罗天》、《卓文君私奔相如》等多部杂剧，皇孙朱有火敦是明代杂剧史上创作旺盛的作家。有《牡丹仙》、《八仙庆寿》、《小桃红》、《十长生》、《辰钩月》、《烟花梦》、《香囊怨》、《团圆梦》等近30部，内容多喜庆、升平、神仙。而贾仲明和杨讷都是成祖的御前侍从。贾仲明创作了《箫淑兰》、《升仙梦》，杨讷创作了《西游记》，以朱权、朱有火敦为核心形成了宫廷派杂剧创作的流派。与此相反，宋代皇族鄙视戏剧，这种态度对当时俗文学的发展起了消极作用，使之难登大雅之堂，长期得不到重视。这种现象在孝宗朝尤其突出，因为孝宗朝的杂剧是非常繁荣的，而孝宗在体例上重视的是文章，如经筵讲义。而对于戏剧，持可有可无的观点，如《宋会要辑稿·乐五教坊乐》云：

孝宗隆兴二年天中节，将用乐上寿，上曰：“一岁之间只两宫生日外，余无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临时点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乾道后，北使每岁两至，亦用乐，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内司先两旬教习<sup>[17]</sup><sup>351</sup>。

他对于日常生活中所目睹的杂剧艺术不予关注，包括《武林旧事》卷4“乾淳教坊乐部”中庞大御用杂剧演员阵容。这种态度对于正处于繁荣上升阶段的戏剧艺术非常不利。

## 五 宋孝宗与话本小说

周密《武林旧事》序：“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亲，古昔所无。一时声名文物之盛，号‘小元祐’。既而曳裾贵邸，耳目益广，朝歌暮嬉，酣玩岁月，意谓人生正复若此，初不省承平乐事为难遇也。”<sup>[15]</sup><sup>1</sup>孝宗朝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娱乐艺术的话本小说在题材、作品数量、艺术创作等方面都较完备。面对日益繁荣的说话艺术，孝宗却采取了冷漠态度。

在题材方面，宋代话本题材已经基本定型，如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云：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sup>[10]</sup>续编240册，270。

而吴自牧《梦粱录》“小说讲经史”条云：

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踪参事，……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sup>[10]</sup>96册，270。

虽然《都城纪胜》分为小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说参请、讲史书六种而《梦粱录》分为小说、谈经者、说参请者、讲史书四种，在名目稍有差异但是基本上一致，而且都认为其中以小说最生动感人。因此宋代话本的体制已经成熟。

在作品数量方面，罗烨《新编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舌耕叙引”中“小说开辟”所开列的小说篇名名单，如云：“《杨元子》、《汀州记》、《崔智韬》、《李达道》、《红蜘蛛》、《铁瓮儿》、《水月仙》、《大槐王》、《妮子记》、《铁车记》、《葫芦儿》、《人虎传》、《太平钱》、《芭燕扇》、《八怪国》、《无鬼论》此乃是灵怪之门庭。”<sup>[18]</sup><sup>126册，408</sup>等等共有111种，可见宋代话本作品数量已经非常庞大。

在创作方面，罗烨《新编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舌耕叙引”中“小说引子”对小说艺人的创作修养作了概括，如云：“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诱莹集》所载皆通。”<sup>[18]</sup><sup>126册，408</sup>可见宋代话本艺人的职业素养已经具备了水准。

在社团方面，这些民间艺人还组建了专门的社团如周密《武林旧事》卷3“社会”条中“雄辩社小说”<sup>[15]</sup><sup>75</sup>。可知宋代话本艺人的组织已经具备了规模。

在作家方面，周密《武林旧事》卷6“诸色伎艺人”开列了一份详细的话本小说艺人名单：

小说：

蔡和、李公佐、张小四郎、朱修德寿宫、孙奇德寿宫、任辩御前、施珪御前、叶茂御前、方瑞御前、刘和御前、王辩铁衣亲兵、盛显、王琦、陈良辅、王班直洪、翟四郎升、粥张二、许济、张黑剔、俞住庵、色头陈彬、秦州张显、酒李郎、乔宜、王四郎明、王十郎国林、王六郎师古、胡十五郎彬、胡衣毛三、仓张三枣儿、徐荣、徐保义、汪保义、张拍、张训沈、沈喏、湖水周、熬肝朱、撮张茂、王三教、徐茂、王主管、翁彦、嵇元、陈可庵、林茂、夏达、明东、王寿、白思义、史惠英女流<sup>[15]</sup><sup>181-182</sup>。

这当中有多人就是专门为宋孝宗服务的，如“朱修德寿宫、孙奇德寿宫、任辩御前、施珪御前、叶茂御前、方瑞御前、刘和御前。”根据德寿宫可知此时高宗已经退位而由孝宗执政，这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都与元祐相提并论，作为娱乐活动的说话艺术高度发展，而孝宗对说话艺术的忽视使得这种当时繁荣的新兴艺术得不到应有的关注。现存宋话本非常美妙动人。如《碾玉观音》：

当时崔宁买将酒来，三杯两盏，正是：“三杯竹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道不得个“春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

秀秀道:“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你记得也不记得?”崔宁叉着手,只应得喏。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采:‘好对夫妻!’你怎地倒忘了?”崔宁又则应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如何?”崔宁道:“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我明日府里去说!”……当夜做了夫妻。

塑造出这样一位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是诗文这些正统的体式中所罕见的,贴近人生。话本小说这样一种在以市民生活为主要题材的通俗流行的新兴艺术长期为宋孝宗所忽视,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看来他们是对牛弹琴了。

综上所述,宋孝宗对宋代文体文风有着重大影响,这当中既有积极的一面如战斗诗篇和读书热,又有消极的一面如鄙视戏剧和小说。而且有些很难用积极与消极来区分的文体如经筵讲义。如何客观地评价宋孝宗与文学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 [参考文献]

- [1] 傅璇琮. 全宋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3] 一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4] 吴之振. 宋诗钞[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5] 徐学夷. 诗源辨体[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6] 李 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7]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8] 苏 轼. 苏轼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9] 曾枣庄, 刘 琳. 全宋文[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10] 王云五. 丛书集成新编[M]. 台北: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4  
 [11] 祝尚书. 宋人别集叙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12] 纪 昀.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167册[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86  
 [13] 杨家骆. 南宋文范, 南宋文录录[M]. 台北: 台湾鼎文书局出版社, 1975  
 [14]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5] 周 密. 武林旧事[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6] 钟嗣成. 录鬼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7] 徐 松. 宋会要辑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18] 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 续修四库全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Emperor Xiaozong of Song and Literature

ZHAO Run-ji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It is always lack of literature study about emperor Xiaozong who actually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of Song Dynasty. He appointed battle faction to fight northern and his poems expressed a high-spirited fight will as a characteristic. He advocated reading Sushu works which made a great breakthrough from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ical works that emperor Taizu had stressed. He upheld Confucianism and asked Zhuxi and Zhangshi to explain Confucian classics as his teachers, so Confucian classics flourished. Drama and novel had been prosperous in his day but he ignored the newly developing city resident art.

**Key words** Emperor Xiaozong of Song poetic style Sushu Confucian drama novel